



鬼谷子卷下

梁陶宏景注

本經陰符七術

陰符者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曰陰符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

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盛神

中有五氣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之大養神之所歸

諸道

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精神魂魄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為之長心能含容故為之舍德能制御故為

之大然則養神之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

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

其名謂之神靈

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紀也言天道

混成陰陽陶鑄萬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宏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狀

貌詰不可以名字尋妙萬物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

而為言是以謂之神靈也

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神明稟道而生

之源也化端不一則有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

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德養五

氣也一者無為而自然者也心能無為為術者心氣之道

其術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其術也

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於天謂之

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十二舍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

境互相停舍舍有十二故曰十二舍也氣候由之出入

故曰氣之門戶也唯心之所操舍故曰心之總攝也凡

此皆受之於天不虧其素故曰真人

內修練而知之謂

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內修練謂假學而知者也然

聖人雖聖猶假學而知假學

即非自然故曰

故人與一生出於物化言人相與生在天

地之間得其

一耳但既出之後隨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心

無其術必有不通竅謂九竅也言知事類在於九竅然

無其術也

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謂之化心術

必不通也

歸舍神既來舍自然隨理而化也化有五氣者志也思

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案道藏氣得

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為存而舍之是謂神化

與

歸於身謂之真人言能化者在於全五氣神其一長者

言能齊一志思而君長之神既一長

故能靜和而養氣氣既養德必和焉四者謂志思神德

也是四者能不衰則四邊威勢無有不為常存而舍之

則神道變化自歸於身

神化歸身可謂真人也

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

鬼谷子卷下

石研齋

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為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

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一者無為也言真人

施德養育皆以無為為之故曰執一而養產萬類懷抱天心

志意思慮運行為勢莫非自然循理而動故曰無為以

包也然通達此道其唯善為士者養志法靈龜志者察

乎既能盛神然後乃可養志也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言以心氣不

能知吉凶故曰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達故須養志

以求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

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故心

氣一則欲不徨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

達矣此明寡欲者能養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

於胃中和通則思理達矣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

心通矣知人則職分明矣心通則一身泰將欲用之於

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志氣察其所

安以知其所能將欲用之於人謂以養志之術用人也

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則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心氣不

善於養志者其唯寡欲乎

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

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志失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

喪其神矣此明喪神始神喪則髮髯髮髯則參會不一

髮髯不精明之貌參會謂志心神三者之交會養志之

也神不精明則多違錯故參會不得其一也

始務在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

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安者謂寡欲而心安也威勢既

威積而勢震物也上分謂散亡也下分謂  
 我有其威而能動彼故曰乃能分之也  
 實意法騰蛇  
 意有委曲蛇能屈伸  
 故實意者法騰蛇也  
 實意者氣之慮也  
 平則慮審故曰  
 實意則氣平氣  
 生道藏本  
 慮深遠則計謀成神策生則志不可亂計謀  
 成則功不可間  
 功不可間故能寧其邦國  
 意慮定則心  
 遂安心遂安則所行不錯神自得矣得則凝  
 為而順理  
 不自得而元覽故心之所行不錯神  
 識氣寄姦邪而倚之  
 詐謀  
 案道藏本邪下  
 而惑之言無由心矣  
 寄謂客寄  
 言識氣非  
 真但客寄耳故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  
 故信心術守真  
 而惑之如此則言皆宵臆無復由心矣  
 言心術誠明而  
 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也  
 不虧真一守固

而不化然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意智者慮能明者  
 獻策上下同心故能謀慮交會也用天下之耳聽故物  
 候可計謀者存亡之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  
 知矣  
 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  
 亡計得則存計失則  
 亡之樞機慮不合物則聽者不為已聽故聽不審矣聽  
 既不審候豈得哉乖候而謀非失而何計既失矣意何  
 所信惟虛偽無復誠實也  
 案  
 故計謀之慮務在實  
 注計既失矣十七字道藏本缺  
 意實意必從心術始實意則計謀得故曰務必在心術始也  
 案道藏本誤以此節正文為  
 無為而求安靜五臟和  
 注又缺注實意以下十八字  
 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慮之  
 太虛待神往來  
 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先寂澹無為如此  
 所司澹然不動則五臟安靜六腑和通精神魂魄各守  
 虛至神明千萬往來歸於已也  
 案宅道藏本作定  
 石研齋

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  
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  
不行而至唯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  
哉同於不見而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  
命不行而至也無道無思也無為也然則道知者豈用知而  
矣無知故能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來舍矣宿猶舍也  
分威法伏熊搏擊虛動物謂之威發近震遠謂之分熊之  
分威者神之覆也被覆猶衣被而後動故分威法伏熊也  
歸其舍則威覆盛矣言致神之道必須靜意固志自歸  
宅也意之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  
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外威既盛則內志堅實表裏  
相副誰敢當之物不能當則

我之威分矣威分勢動則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  
皆肅然畏敬其人若天也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  
鎰稱銖言威勢既盛人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  
必相應猶稱銖以成鎰也二十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  
四銖為兩二十四兩為鎰也二十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  
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言威分勢震  
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但撓其指以名呼之則羣物畢  
至然徐徐以次觀其餘衆循性安之各令得所於是風  
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羣器之形自審於唱和  
見如此則天下樂推而不厭誰能間之也審於唱和  
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也有間必知我既知間故  
能見間而既見間即莫能間也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  
故能明於動變而威可分也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  
以視間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  
已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為之形勢謂自知志意固  
實者此可以自

養也能行禮讓於已者乃可以養人也如此散勢法驚  
 則神存於內兵亡於外乃可為之形勢也  
 鳥勢散而物服猶鳥擊禽散勢者神之使也勢由神發  
 也獲故散勢法驚鳥也散勢者神之使也故勢者神  
 之使用之必循間而動無間則勢不行故威肅內盛推  
 間而行之則勢散言威勢內盛行之又因間夫散勢者  
 心虛志溢心虛則物無不包志溢則意衰威失精神不  
 專其言外而多變志意衰微而失勢精神挫衄而故觀  
 其志意為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短長知其志  
 然後為之度數度數既立乃復揣而說之無間則不散  
 其圖事也必盡圓方之理齊短長之用也  
 勢者○案道藏本者上有散字盧抱經先生云待間而  
 動動而勢分矣疑不散下勢字不當有下句作散者為是故善思  
 待間而動動而得間勢自分矣

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內精  
 然後可以外察虛實之理虛實之理不失動則隨其志  
 則必可知其有間故能不失分散之實也  
 意知其計謀計謀者志意之所成故隨勢者利害之決  
 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神不肅察所以勢敗  
 之轉圓○案孫季述法猛獸言聖智之不窮若轉圓之  
 誤轉圓云疑即轉丸法猛獸無止轉圓之無止猶獸威  
 無盡故轉圓法猛獸也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  
 法猛獸也  
 心以原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聖心若鏡物感斯應故不  
 通而神道混沌為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既以聖心  
 也心術故雖神道混沌如物杳冥而智畧計謀各有形容  
 能論萬類之變說無窮之義也  
 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事至然後謀  
 與謀興然後

事濟事無常準故形容不同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  
 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斯動吉則福至凶則禍  
 來凡此皆反覆故曰事類不故聖人懷此用轉圓而  
 同也○案注動道藏本作彰六事既有不同或多故與  
 求其合乖謬故聖人懷轉圓之思以求順通合也故與  
 造化者為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聖人體  
 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與造化其初動作先含大天  
 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違然後發號施令也天  
 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  
 成敗之所終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極人事則吉凶相  
 成人事以長保元亨考終厥命為成故見其事之成否  
 則知其計謀之得失知其計謀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  
 所終也皆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  
 亡乃知轉圓而從方言吉凶無常準故取類轉圓然唯  
 聖人坐忘遺鑒體同乎道故能先

知存亡之所在乃後轉圓而從其圓者所以合語方者  
 方棄凶而趨吉方謂吉之所在也圓者所以合語方者  
 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  
 意圓者通變不窮故能合彼此之語方者分位斯定故  
 之得失接物者為之通人事轉化者改禍為福故可以觀計謀  
 可以觀進退是非之事也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  
 其說也謂上四者必見其會通之變然後總其綱損允  
 法靈著老子曰塞其兌者謂以河上公曰兌目也莊子曰心有  
 慮專以心察也兌能知得失著損允者機危之決也幾  
 能知休咎故損允者機危之決也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  
 見故曰損允者機危之決也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  
 危之動不可不察適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有時  
 遠深機密發然後河海之量埋為窮流一簣之積壘成  
 駭危機密發然後河海之量埋為窮流一簣之積壘成

玄終

山嶽不謀其始雖悔何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  
 追故曰不可不察也夫聖人者勤於求賢密於任使故端拱無為以  
 合於事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  
 辭也又當明試以允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故能知之  
 功故曰合於事也允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故能知之  
 減損他慮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之辭言減  
 故能行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之辭言減  
 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  
 可聖人不生辭以論之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  
 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智者聽輿人之訟  
 辯周萬物不自說也故不以已能言而棄人之言既用  
 衆言故辭當而不煩還任衆心故心誠而不偽心誠言  
 當志意豈復亂邪哉○案注當其難易而後為之謀因  
 訟道藏本作頌訟頌古字通當其難易而後為之謀因  
 自然之道以為實夫事變而後謀生改常而後計起故  
 自然之道則事廢而功虧故必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  
 因自然之道以為用謀之實也

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為之辭夫謀之妙者必能轉禍為

也彼用圓者謀令不行彼用方者謀令不止然則圓行

方止理之常也吾謀既發彼不得守其常豈非大功哉

至於謀之損益皆為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允威其

生辭以論其得失也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允威其

機危乃為之決眼既明機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

後能決故善損允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

之也萬仞之谿○案而能以下十而能行此者形勢不得不

然也言善損慮以專心眼者見事審得理明意決而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言春夏秋冬四

自然也。不為而自不可干而逆之者，雖成必敗。言然所以為正也。自然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乃干其時，令逆其氣，候成者猶敗。況未成者乎？元亮曰：含氣之類，順之必悅，逆之必怒。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況天為萬物之尊，而逆之乎？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亦不成。藏言人君法天道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復不別耳。亦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謂倒置之故。曰：逆非衰而何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簡篇脫爛，本不能也。全故。

中經謂由中以經外發於心本以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執窮者，不忘恩也。振起也。趨向也。物有窮急，當振趨而向護之。及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

執則窮者懷德。能言者儔善博惠。儔類也。謂能言之士終不忘恩也。施德人者，依道言施德之人，動能循而救行之類，而能博。拘執者，養使小人之言，小人在拘執而能救養。蓋士遭世

異時危或當因免填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填坑謂

難轉死溝壑，士或有所因而能免斯禍者，伐害能言謂小人道長，讒人罔極，故能言之士多被殘害，破德為雄謂毀文德，崇兵戰，抑拘成罪，謂賢人不辜，橫被縲綆，戚戚自善，謂天下蕩蕩，無復紀綱，而賢者守死善道，貞心不渝，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也。敗敗自立，謂天未悔過，危敗相仍，君子窮而必通。終能自立，若管敬仲者也。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案悔過道藏本作悔禍。也。○案於人下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貴有術而制人不貴也。○案於人下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貴有術而制人不貴也。

無術而為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知音解仇鬪

却綴去却語攝心守義此總其目本經紀事者紀道數

其變要在持樞中經此總言本經紀道數而已至於權變

之要乃在持樞中經也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爻為之生○案

藏本也者謂用爻卦占卜而知其容貌可以影響形容象

貌而得之也謂彼人之無守故可以有守之人目不視

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為形以德為容

貌莊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之如是隱情塞却而去之守有

之人動皆正直舉無淫僻浸昌浸盛輝光日新雖有辯

士之舌無從而發故隱情塞却閉藏而去之○案浸昌

浸盛道藏本聞聲知音者謂聲氣不同恩愛不接故商

作厥後昌盛

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尅能

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宮則土也土王四季四者由故

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散傷

不和之音音氣不和必與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

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言若音氣乖彼雖

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翼之鳥兩相須執○案道藏

也其有能令兩相交應不與同氣者乎

仇鬪却謂解羸徵○案道藏本之仇鬪却者鬪強也辯

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羸徵為仇從而

解之強者為却從而鬪之也○案正文作徵注作徵未

是孰強却既鬪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也鬪而勝者從

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耻其宗鬪而弱者從

也

鬼谷子卷下

石研齋

傷其卑小汗下其故勝者聞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進知  
 名耻辱其宗也  
 而不知退必有充龍之悔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强大力倍死者  
 是也力弱者聞我哀傷則勉强其却無强大禦無强大則  
 皆可脅而并言雖為却非能强大其於扞禦亦非强大  
 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而欲綴其所屬之  
 言令後思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為可復會  
 而同也  
 之期喜欲令去後有思故接貞信之人則稱其行之盛  
 復會通其人必以他人庶引驗以結往明欸欸而去之  
 令至於喜悅也  
 言既稱行厲志令其喜悅然後以他人庶幾於此行者  
 引之以為成驗以結已往之心又明已欸欸至誠如是  
 而去之必思卻語者察伺短也言却語之道必故言多  
 已而不忘也察伺彼短也

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言多不能無短既察其短  
 動以忌諱示以時禁既驗其短則以忌諱動之其人恐畏○案  
 本作其人因以然後結信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  
 懷懼誤作注文然其既以懷懼必有求服之情然後結以誠信以安其  
 其人既以懷懼必有求服之情然後結以誠信以安其  
 懼以收其向語蓋藏而却之則其人之恩感固以深矣  
 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於多方人前見其所不  
 能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欲將攝取彼  
 也技術則為作聲譽方驗之道驚以竒怪人繫其心於已  
 令遠近知之也  
 既為作聲譽方且以道德驗其伎術又以竒怪効之於  
 從而驚動之如此則彼人必繫其心於已也  
 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已人既繫心於已又効之於  
 理其目前所為謂之曰吾所以然者歸誠於彼遭淫酒  
 人之已如此則賢人之心可得而攝亂者理也

按終可以觀當作終  
以可觀据注

色者為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言將欲

之心見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之可說又以過於酒色必之死地生日減少以此可憂之事以感動之也○案

探道藏本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

作攝下同有後會又以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以喜悅之言終以

無極然後終會於永年愚人非可守義者謂以人探其

以道勝說故惟音樂可以探其心探心深得其主也

從外制內事有繫曲而隨之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

內內由我制則何事不行故事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

有所屬莫不由曲而隨已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

用之至能敗家奪國以左道用權凡事非公正皆曰小

人反道亂常害賢伐善所用者左所違者公非賢智不

百度昏亡萬機曠紊家敗國奪不亦宜乎

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  
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案道藏本有注道謂中經之道也七字

繆荃孫校記

鬼谷子卷下

嘉慶十年乙丑冬十月廿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附錄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  
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  
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  
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  
白而分能入于人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  
聞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朽時變自守虛者道  
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  
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

師古注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

史記田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

而有齊國

按莊子胠篋  
篇文與此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  
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又曰君  
得名則羣臣恃之

意林引鬼谷子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  
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  
而仁義著矣又曰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  
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

以上七條鬼  
谷子逸文

文選注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  
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太平御覽禮儀部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為鬼  
谷神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為二子陳言  
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秦齋戒而往

此條疑  
是鬼谷

子序  
文

晁公武讀書志尹知章叙儀秦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  
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  
秘其道故假名鬼谷

以上四條  
鬼谷子序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東師事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所居因爲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國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并有鬼谷墟蓋是其所居因爲號○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王劭云揣摩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

法言云蘇秦學乎鬼谷術

論衡答佞篇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又明雩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

先生泣下沾襟

王嘉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探胷中韋秩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

亂故也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

菜玉蔬別有真隱傳錄異記二條乃後人妄託其辭鄙俗今不錄

鬼谷子附錄

鬼谷子篇目考

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鬼

谷子三卷樂壹注

舊唐書經籍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

尹知章注

新唐書藝文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樂壹注鬼谷子三卷尹

知章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不著錄

柳宗元鬼谷子辯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

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

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齷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

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  
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竒而道益陋  
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  
子文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中興書目鬼谷子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  
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  
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  
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陶宏景注一本捭闔反應  
內捷抵巇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宏景所注  
同

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晁公武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

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于養性治身蘇

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叙王伯厚漢書藝文志攷證引晁氏讀書志云尹知章

叙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攷證引注云一云十二章

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攷證引注云一云梁陶宏景注按

氏通考經籍志引讀書志此下有隋志以為蘇秦書唐

志以為尹知章注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

詡不詳所從出三十五字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

谷子後出而嶮齷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尤者晚乃  
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狙狂失守來鵠亦曰

鬼谷子昔教人詭給激訐揣測儉狷之術悉備于章學  
 之者惟儀秦而已如裨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  
 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蒼  
 頡作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世人  
 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畧盡矣故掇其大要著之篇  
 鄭樵通志藝文畧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人也生於周世隱居鬼  
 谷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唐尹知又三卷梁陶宏景注  
 馬端臨通考經籍志鬼谷子三卷

王應麟玉海引史記正義鬼谷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  
 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

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樂壹字正魯郡人有陰符  
 七術有揣及摩二篇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誦之簡練以為揣摩暮年揣摩成按鬼谷子乃蘇秦書  
 明矣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縱橫蘇子三十二篇○鬼谷  
 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史  
 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及  
 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  
 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

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則爲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爲衡說以啗六國何有于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太平御覽引蘇秦曰天門旅以翳明衡以隱聽鸞以抑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又引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煇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按蘇子三條其文與鬼谷子不類則鬼谷之非蘇秦書明矣劉氏涇曰老之翕張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

環鬼幽而顯者也谷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此條亦王伯厚考證所引故附錄之

高似孫子畧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徃徃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

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誰何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宏

景尹知章

知章唐人

陳振孫書錄解題鬼谷子三卷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于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攷也隋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注今本稱陶宏景注又云按唐書藝文志作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陶宏景注鬼谷子三卷鬼谷子無鄉里族姓名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其轉丸胠篋二篇今亡貞白曰或云即本經中經是也

綠飲鮑君購得鬼谷子注鈔本屬余是正注甚明白簡  
當自非五季宋人可及乃其卷首題曰東晉貞白先生  
丹陽陶宏景注則非也陶係梁人大同初賜諡貞白東  
晉之誤無待深辨案鬼谷錄自隋志有皇甫謐樂壹注  
各三卷新舊唐志無皇甫而增尹知章注三卷不聞陶  
也陶注始見于晁氏讀書志潛溪諸子辨繼之卷如樂  
尹而亡轉九臚篋二篇是本篇卷適與相符當即宋氏  
所見者其書不類古本如以裨闔反應內捷抵巇列上  
飛箝忤合揣摩權謀決事符言并亡篇列中本經陰符  
七術及持樞中經列下與近刻無異凡文之軼見於史

記意林太平御覽諸書者此皆無之其篇名舊有作反覆抵熾飛鉛涅闇午合揣情摩意量權謀慮者今亦不然至盛神養志諸篇正柳子厚所譏晚乃益出七術怪謬不可考校之言梁世寧遽有此縱有之隱居抗志華陽安用險詭之談梁史及邵陵王碑銘亦絕不言其注鬼谷而僞託焉可乎困學紀聞載尹知章序鬼谷子有云蘇秦張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復受轉丸脍篋三章晁氏則但言序謂此書即受秦儀者雖詳略不同可證其皆爲尹序序出於尹安見注不出尹觀其注文往往避唐諱如以民爲人世爲代治爲理縲紲作縲綫

之類而筆法又絕似管子注是爲尹注無疑尹生中宗睿宗之世卒於開元六年故於隆基字不復避也其注亡篇云或有取莊周脍篋充次第者以非此書之意不取注持樞云恨太簡促或簡篇脫爛本不能全故也蓋自底柱漂沒之後五部殘缺不能復覩文德舊本故注家以爲憾事若果係陶注則同時劉勰作文心雕龍明言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矣此豈不見原文者可遽云轉丸已亡乎庾仲容亦梁人其所鈔子今在意林人動我靜及以德養民二條顯有完書可据何是本獨以脫爛爲恨此亦是尹非陶之明徵矣乃其譌尹爲

鬼谷子疏  
陶莫解其由以意揣之尹注在舊史雖云頗行於時而  
新志却自注云尹知章不著錄意其本在宋初原無標  
識而持樞篇注中嘗一稱元亮曰元亮係晉陶淵明字  
或錯認陶淵明爲陶通明遂妄立主名而讀者不察致  
成久假耳抑或諂道之徒既詭鬼谷子爲王詡強名爲  
元微子復以貞白寓情仙術矯託以注未可知也然是  
注世已罕傳大可寶貴似宜改題曰唐國子博士尹知  
章注與趙蕤長短經合梓以行其裨益人神智正不少  
也乾隆辛丑閏五月七日海寧周廣業書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捭闔鈞箝之術祇可施於闇  
君耳其意欲探厥意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  
之使得親悅於我膠固而不可離千古姦邪之愚弄其  
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  
用術一一與此書闇合未必皆見此書也來鵠有云捭  
闔飛箝實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  
也茲言信矣及觀其施於常人亦必在於昏邪庸怯之  
輩其言曰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  
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  
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觀此言是其術遇正人而窮

也又其抵熾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君治世所挾之術皆無所可用乎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畱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間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是務而終不免於窮亦何苦而爲此且其術亦有至淺至陋而斷不能轉移人者如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唯恐臥必將以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以助其情欲耳其

術不更疎乎是書余年家子江都秦太史敦夫曾依道藏本繡梓爲校一過今年甲寅始見錢遵王手鈔本乃知藏本之譌脫不可勝計內捷篇內至脫去正文注文四百十有二字余亟借以補正之噫若使無此本不即以藏本爲善本哉校既竟因爲書其後東里盧文弨跋

陶宏景注鬼谷子爲道藏舊本吾鄉秦編修敦夫博覽嗜古精于校讐因刺取諸書考訂譌謬梓行之其畧見自序中元讀鬼谷子中多韻語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讀巇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箱按周禮春官典同微聲齶後鄭讀爲飛鉛澀齶之齶箱鉛同字賈疏即引鬼谷子證之又揣摩二篇似放蘇秦傳簡練以爲揣摩之語爲之然史記虞卿傳稱虞氏春秋亦有揣摩篇則亦游說者之通語也竊謂書苟爲隋唐志所著錄而今僅存者無不當精校傳世况是編爲從橫家獨存之子書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誠

岡羅古籍者所樂觀也乾隆戊申冬月儀真阮元跋尾

壬子之議予於常邱萃古齋錢氏得此舊抄本聞有新刻本未之見也今春寄示靈抱經學士為校一過云新刻注中脫十餘字以此補之孟秋之月過知不足齋向以文先生假得舊鈔本字甚老艸校以文云是錢道五述古堂本予亦未之信歸而以三本對校新刻本脫落錯誤極多上卷內摺篇白文注文共脫四百十有二字而此本亦同其符更不必言不有錢氏本則無以見其真矣大抵此本少愈于刻本而大段皆因予兜取刻本校閱校一過以以符力校之本正為補闕不一而是庶可讀矣嗚呼書籍佳否故不可以鈔字精粗論若不以兩本對校則其字不齊彼而留此又重歎夫刊刻古書

者之不可輕率當博訪善本以資考攷也  
乾隆五十有九年秋八月望前一日芳林堂主人嚴允  
校罷識

予既得善本校此一過亦殊漏略季秋七月抱經學士  
過予芳林堂取去校閱一過又播<sup>括</sup>出數交良足是正何  
予年二十二耳而心且粗率如此初抱經先生真不啻  
霄壤之別矣 孟夏廿三日

允照又識

甲寅夏鮑君以文出所藏鬼谷子注鈔屬余坊對勘  
坊刻出道藏其為脫也多不可枚舉鮑君所藏乃錢道  
王蕉物乃據宋本付錄者如卷首所題東晉陶宏景注  
一行係沿南宋中興書目之誤似即當時館閱著錄了

本余既味未細勘後手錄清本一通且屬吾友錢君廣  
伯澄定之因綴數語於簡末嘉慶元年臘月蕭山徐鯤  
識

此先友婦安嚴修能子校後經盧學士泉徐北溟先生  
重校北溟補校甚為精采學士所校尚有遺漏惜以郝  
秦氏於嘉慶乙丑重梓此書但據學士校本可耳秦氏  
初用藏本校刊在乾隆己酉即嚴跋所云新刻本也咸  
豐丁巳六月校秦<sup>本</sup>一過并識數語并鉛生仁和勞權  
記

鬼谷子世以嘉慶乙丑石研齋刻本為最佳秦本出  
於盧抱經所據鮑鼎欽藏述古堂存秦氏又自鈔古

今論鬼谷子者為附錄較乾隆己酉刻道藏本多出  
不啻倍蓰壬子二月傅君沅林以明鈔藍格本見祿  
正文頂格注文低一格不出道藏末有嘉靖己巳三  
月九日校畢一行又有小字此本係蘇州文氏所  
藏乾隆甲寅嚴九能以錢述古堂本校過又經抱經  
先生覆校九能有跋明年徐氏撰再校咸豐丁巳藏  
勞平甫所亦跋可謂善矣徐氏撰於嘉慶元年  
手寫一本今在况夔生交亦曾錄其跋亦按次寫入  
錢氏此去之注錢氏本次行則云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  
弘景注弘景梁人非東晉其誤不足辨注中多遜唐  
諱如以氏為人世為代以為理縲紲作縲線一款者

人又以為尹知章注因其為唐人也然尹注管子今  
具存此書符言篇与管子九守篇大略相同因以彼  
校此此為脫甚多注皆望文生義采出尹知章手豈  
有自注管子而敢不省勘乎然則今本豈固注因難  
信而非尹注則無疑義異同以朱孝志於眉間佳字  
為不少也清以後三日繆荃孫校訖因識



鬼谷子校記補

上卷一版陰八行注文謂才能勞校才改林

三版陰三行正文上 案云兩節皆四字句名下脫一字 案  
以深說則名下應脫三字方合

四行正文曰始注文曰始

五行正文曰終注文曰終 案四曰字作四日字勞校  
係正文二字注文二字原校徐銀案前後四字云二似指正  
文二字及下節正文二字未審孰是

七版陰一行正文固以道之勞校道改導

二行注文謂臣向晦勞校向改嚮

八行秦案注之牧人至德五字據道藏本補 案

五經之誤通藏本即秦氏第一刻係以之牧人至德六字

八版陽六行注文謂以友道結連於君王者之臣勞校王字上補若字似案勞補是

陰二行正文上原校云鈔本脫四十五字似案勞本脫文

在注捷所謀也三行下正文欲說者上勞校注云藏本脫正

文并注十三節計四百五十一字今從注說詳二行上句起應

從勞校

十版陰二行注文因而除之勞校除改餘

十一版陽八行正文上無明主勞校上改土

中卷一版陰八行注文人或過而從之勞校過上補知字

二版陽一行注文謂人能從化勞校能作既

四版陰四行正文材能知者勞校知改智

五版陽十行注文夫人之性勞校性改情似案本篇上下文

及注均論情而不及性似情字為長

六版陰三行注文而後可論也勞校後作后

七版陽四行注文而無患也勞校而作亦

六行正文如操鈞勞校鈞作鈞

陰五行正文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勞校不費上補因

字似案澤注文則應有因字

八版陽八行注文皆有所能能勞校皆字上有三者二字似

案以正文澤之應有三者二字

十行注文如安石而投水勞校安作運似案作運共是

九版陽五行注文自然利辨 係校然下補易字 勞校易下者有  
言字 似案作自然易言利辨文義方完

十行正文論一見注文兩見 勞校均作論

陰一行正文平言者 勞校平作平

四行正文論一見 勞校同前

十版陽八行正文燥一見 勞校燥作燥

十行注文燥一見 勞校同前

十一版陽八行注文其不精利 勞校利上有不字

九行正文辨兩見 勞校均作辨

十五版陽四行注文智獨能用 勞校智下有者字

陰二行正文穀一見注文一見 勞校均作穀

三行注文誘於仁壽之域也 勞校壽作義

十二版陽二行注文既不更其決 勞校更作受

十七版陽八行注文沛然莫之能御 勞校然下有而字

十八版陽八行注文因求而與 勞校與作應

十九版陽三行正文乃以聖人 勞校乃作方

五行注文或曰轉九陰進者 勞校者字上有二章二字

下卷一版陰七行注文鼻臭者 勞校臭作嗅

二版陽九行注文四者能不衰 勞校衰下有減字

三版陰一行注文我有其威 勞校威作威

四版陰八行注文精虛動物 勞校虛作虛

七版陽一行注文乃後轉固 勞校後作復

陰三行注文用其心服 能案服乃眼之誤

十版陽二行注文土王四季 勞校王作旺

八行注文強者為都 勞校者作大

陰九行注文以為成驗 勞校成作或

十一版陽十行注文更理其目前所為 勞校目作日

陰三行正文終可以觀 勞校可以作以可

六行正文探心深 勞校探作探 能案勞校似以心  
字為句

十行正文禹幾曠系 勞校系作廢

嚴氏一跋 壬子之口 勞校錄空板乃歲字

四百十有二字 勞校云實四百五十一字 考改正

二跋 孟夏廿三日 勞校錄夏作冬

壬子冬月從江安傳沈壯所信傳錄

深瓶以先十手校明寫本讀又見仁

和勞氏昆弟校於秦氏第一刻本上

自署曰據傳校常就錢氏述古本舊

歲寓本勘正因取兩本互勘考勞氏確

信信錄本不佳處為多 故逐條寫

出寄計

梁先生正字 癸丑人日 長例辛錄記

Large, faint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上海' (Shanghai), are visible across the center of the page.



